



# 注意：阅读**武侠段子** 当心**笑话伤人**

人生最痛苦的事：就差一毛钱，错过了一本好书；

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明明不差钱，又错过了这本**武侠笑话**。



新爆笑  
《**新古侠五义**》  
笑闹江湖



你的江湖，是个什么样的江湖？英雄豪杰有句白某某说：江湖，是一系发家致富，成名立万的不开明；公务员兼业余侠客某福福说：江湖，是工作之余休闲，娱乐，吃喝玩乐的好场所；仗义国家干部包文文说：江湖——那明：江湖里没有我的成份！没成份？那还有白某某的各位兄弟——

Oltra作品  插图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目 录

第一章	游西湖展昭施恩	摆茶摊周老翻本	.....	1
第二章	丁老太喜得贤婿	展熊飞痛别单身	.....	8
第三章	颜查散落魄进京	猥琐男义结金兰	.....	17
第四章	穷姑爷柳府投亲	俏绣红菜园陨命	.....	25
第五章	吃烤串吃出冤案	扮秀逗扮得平安	.....	36
第六章	卢家庄上小聚义	玉堂梦中大结仇	.....	45
第七章	开封府上衙役梦	花神庙中方丈情	.....	56
第八章	大烧钱英雄落魄	小请客包公求贤	.....	66
第九章	金銮殿皇上开恩	御花园三美扬名	.....	74
最终章：	玉堂施计盗三宝	猫鼠论剑定输赢	.....	80

## 第一章 游西湖展昭施恩 摆茶摊周老翻本

朋友，你看过一部奇书名曰《新七侠五义之笑闹公堂》的吗？什么？你没有！那你可惨了！你知道没看过《新七侠五义之笑闹公堂》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吗？你能想像没看过《新七侠五义之笑闹公堂》会有多么可怕的下场吗？你知道《新七侠五义之笑闹公堂》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吗？

没错，那就是此书《新七侠五义之笑闹江湖》的前传！如果你没看过《笑闹公堂》的话，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一本无头冤书！假如你同时买了这两本书，而偏偏先看这一本的话，那我建议你，放下《笑闹江湖》，看《笑闹公堂》先！酱紫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有头有屁股的故事。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性格的人，你就会选择先闯《江湖》，再上《公堂》，酱紫你就会看到一个没头和一个没屁股的故事！是不是很有新鲜感呢？

好罢，接下来我们就延续《笑闹公堂》的剧情，从展昭借回家祭祖之名请了长假，然后溜到江南玩耍这茬儿说起。却说那展昭一路上饥餐渴饮……

展昭：“饥，饥，饥你个肱二头肌！我分明是翘了班游山玩水去的，何必说得如此凄惨？”

是是是，却说那展昭一路上欢声笑语，载歌载舞，来到了杭州。此刻的杭州真是，哇！西湖美景～三月天呐～春雨如酒～柳如烟呐～

展昭看到如此明媚的风光，心中大为震动：“什么？没想到杭州的风光如此明媚，深深地打动了我不摇摆不定的心！咻～咻～”说来也怪，忽然间头顶一片乌云飘过，哗啦啦就是一场暴雨。四下里无处躲藏，远远看到湖上划来一只小船，船头站立一青一白两位美女，正遥遥朝他招手。展昭心中情不自禁“啊哈”乐开花来，急忙扭头四顾假装没看到，脚下却一溜小碎步往湖边挪去。眼看小船靠近岸边，忽然身后有人喊道：“许仙在此！”还没来得及回头，只听“嗖”一声响，一个年轻后生撅着屁股蹦上船去，转眼间暴雨骤歇，小船轰地一下就飙到云深不知处鸟。

展昭号称轻功天下第一，今日却被一毛头小伙子抢了先，心中如响过了一个劈！！雷！他正待朝着小船远去的方向吐上几口唾沫，却见桥头盈盈走来了一位书生，只见她，身披水绿罗裙，梳一个斗大的发髻，满头珠翠，杏眼桃腮，端的是一个……拷，胸前挂块牌子写“书生”二字就敢假扮读书人？展昭怒冲冲正要上去搭讪，忽然身后闪出一人，一个箭步飘飘然落到那美女身边，拉住她双手道：“英台，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书生身份，很招摇的！”那美女把胸前的牌子啪地一翻，赫然是“普通游客”四个大字，于是那两人手挽着手轰地一下消失在云深不知处鸟。

展昭此刻油然而生了一种被晃点的愤懑之情，他恨，他好恨！幸好这时他又看到了一位美女坐在湖边长椅之上，身穿透视吊带装，足登高跟凉鞋，翘着二郎腿坐那儿正看钱江晚报。展昭心头通通狂跳，观察一下四周，好家在空无一人，他赶紧凑上前去要占美女身边那半张长椅，正在此时湖水哗啦一响蹦出来……

展昭：“打住！你可别太过分了啊！你要敢让湖水里再跳一个出来跟我抢马子信不信我啐你脸啊？”

……蹦出来大草鱼一尾，在空中招摇地扭一扭又落入湖中。展昭见湖中跳上来的并非帅哥，这才放下心来，正要往长椅上坐，却发现美女身边多了一位相貌普通的平头眼镜男。

展昭：“你哪位啊？从哪里来啊？”

眼镜男：“我只不过是要下楼来买个包啊大哥！没想到导演拉住我要我救救场子啊大哥！他还给了我一份盒饭啊大哥！看！还是宫爆鸡丁饭咧！”

展昭爆发出一声野性的狂吼，沿着湖岸绝望地奔跑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老有无聊人等串场，甚至连死跑龙套的都来欺负我~~~”

他一气儿从西湖南岸跑到了北岸，这才停下脚步，整理自己纷乱的心情。展昭想：“……………咦！我来杭州为的是游览湖光山色，又不是来泡妞的！泡到了那就不应该了嘛！”

这么一想之后，他心中的郁结霍然消释，刹那间天更蓝了水更绿了路上的美女不再美了，捎带着还感到肚子很饿！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跑进湖边一家小饭馆中，要了一份蛋炒饭加饭不要蛋，正在举筷将吃未吃之际——一抬头，正好瞥见湖心一叶小舟上，猛地/跳下了/一个/老！/头！！

紧接着那小船上有人喊道：“救命呀～～～有人坐霸王船啦～～～”

“哦哦哦哦啊啊啊啊！”展昭将筷子猛地拍到桌上，鼓掌道：“好棒!!!想不到这位老人家一大把年纪了，坐一次霸王船还坐得如此拼命！看他刚才那一跳，分明是充满了空间的割裂感和时间的不连续性！”

再看那船家，此时调转了船头，举起竹篙正朝那落水老人头上啪啪猛打，口中喊道：“钱呀！给钱呀！”

展昭看得心头火起，骂道：“傻瓜！你当这是超级玛丽，打两下头就会冒金币么？看那老人家也是霸王界的一条好汉，怎能屈杀在这无知船家手上！”

好一个展昭，只见他一闪身脱掉了英雄大氅，再一闪身脱掉了英雄长裤，再一闪身甩掉了两只英雄靴，身上只着一条光洁溜溜的英雄大裤衩，腾腾腾几步跑到了湖边，大喝一声“我来也”，猛地纵身！往后一跳，拍拍心口，暗自惊道：“差点儿忘了我不会游泳！怕怕怕怕，我还是回去吃我的饭罢！”

再看那船家，把一根竹篙抡得呼呼风响，瞅见那老汉一露头就是当头一棍，好似在玩“打地鼠”。展昭看得心中怨气难平，吃一口饭就呸一声，喷得桌上满是饭粒。

眼看着一碗炒饭就要喷完，忽然斜刺里飞来一个黑黢黢的东东，落到水面上“PONG!!!”地一下炸开，哇噻！湖面上顿时起了一个两丈来高的巨浪，那小船二话不说就翻了一个底朝天，落水的老人怪叫一声，一个后仰从水中弹了起来，空中转体八百余度，稳稳地 BIA 在了岸上。展昭急忙赶了过去，抓住那老人双脚将他倒提起来一阵狂

抖，一时间噼里啪啦落下小鱼小虾螺蛳水草无数。展昭心想：“这老汉身上除了些水产，一点儿钱财也无，果然是个麻袋！”

再看那老人，被展昭这么一顿狂抖，顿时呕出湖水无数，再被凉风一吹，悠悠醒来。老人道：“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展昭怒道：“老人家，我是在救你性命，你当是在马杀鸡啊？暗爽也不用喊出来嘛！”老人又道：“那那那那你你不可不可不可以不不要要再抖抖抖抖抖了呢？”

展昭一愣，随即松开双手，让那老人咕咚一声倒撞在地。老人爬起来磕头道：“恩恩恩公在上，受老老老儿一拜！”展昭摆手道：“不必谢我，先谢谢那位把你炸上岸来的英雄罢！”

说话间一叶小舟飘然而至，从上面跳下来一位青年渔民。这位渔民长得真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只见他白里透红的脸蛋，白里透红的胳膊，白里透红的眼睛，白里透红的牙齿，手持一把大号弹弓，腰带上别了若干黑黢黢的雷管。这位渔民跳上岸来四处打量，口中咕哝道：“鱼呢？我的鱼呢？”

展昭掀起那老头凑到渔民跟前，说：“兄台，你炸的鱼在此！”那渔民扭头一看，欣然道：“是了！是了！原来是条白胡子老鲑鱼，拿来做水煮鱼正合适！”那老头呸一声啐在他脸上，怒道：“我最恨别人叫我老鲑鱼了！脸宽是我的错嘛？”渔民盯着老头的脸看了半晌，往后跳了半步，搬起他双脚来一看，叫道：“乖乖！原来有脚！果然是炸错了人！”

展昭道：“这位老汉，我看你偌大年纪了，为何还要坐霸王船这么生猛捏？”那老人叹口气道：“我也是穷得没办法呀！”渔民道：“那你又是为何坐船呢？”老人幸福地说：“今天天气好，我出来游湖嘛！”这句话不说犹可，展昭闻听此言，上前一步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含泪道：“洒脱！嗷嗷洒脱！在您老身上，我分明看到了‘天塌下来拿棍儿捅着玩’的超现实乐观主义精神！啥也别说了，这位老丈，咱们去旁边酒家喝一杯！”

三人进了湖边酒家，在靠门边一张桌旁坐下。展昭先问那老人：“这位老丈，敢问您高姓大名啊？”老头说：“我姓周，周周的周！”展昭道：“哦！原来是周老！”又问那渔民：“这位小哥怎么称呼？”那渔民道：“我叫丁兆蕙！”

“啊呀呀呀呀！”展昭惊叫起来，“难道您就是松江府茉花村，和令兄丁兆兰并称为双——侠的丁氏二官人兆蕙兄么？”“不错！敢问兄台是？”“小弟展昭！”

“啊呀呀呀呀！”丁兆蕙惊叫起来，“难道您就是常州府武进县姓展名昭字熊飞，四品带刀护卫，钦赐‘御猫’的南侠展昭展老爷么？”“正是！”

旁边那周老听这二人相互吹捧，心中老大不高兴，一拍桌子道：“少瞧不起人了！就你们名字长吗？告诉你，我可是前周家茶楼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天竺一带餐饮界大牛，绿茶瘦身疗法的创始人，多功能茶勺的专利所有人，姓周名增，人称周！增！的便是我了！”

“啊呀呀呀呀！”展昭和丁兆蕙一起惊叫起来，连称“久仰久仰！”然后两人将老人撇在一旁，丁二官人道：“展兄，听说你现在包公身边当差……”

只听“乒”地一声，周老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搞错没？什么久仰久仰，太没诚意了吧！好歹我也是这一章最重要的串场人物，不听我的悲惨故事，我倒要看看剧情怎么继续！”没想到二人对他甩也不甩，兆蕙道：“唬我啊！信不信我去找个店小二把你的事全都打听出来，让你大段台词全部白练？”周老闻听此言便不再言语，笑呵呵地等那二位聊完天吃完饭剔好了牙，这才扑通一声趴在桌上，痛哭道：“两位恩公！小老儿有天大的冤屈呀！天大的冤屈！”此刻二人心情甚好，于是举手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周老便道：“两位恩公！小老儿本是在中天竺一带开茶楼的，家有小女一名。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大雪初晴，我在院子里观望天空，忽然看见流星划过——”

“快许愿！哼哼哈兮！”

周老点头道：“正当如此。可没等我开口，就听见楼上女儿喊道：‘神啊！赐我一个精壮的男人吧！’话音未落，只听门口‘乒啷’‘扑唧’两声声，出去一看，雪地中倒卧着路人一名，身边还有破碎的花盆一个。老汉我正要上前搜身，没曾想我那女儿一阵风风般地冲下来，把个人生拉硬拽就拖到楼上去了。”

“哎！老汉，这段飞来姻缘不失为一段佳话，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周老摇摇头说：“两位猜得到开头，可猜不到结尾！话说我女儿招了那雪地男郑新为夫，没到两年，就离奇死亡！”

展昭动容道：“怎么个离奇法？”

周老含泪说：“我那女儿，肺癆了八九个月一直都是好好的，咳得动嗽，吐得动血，谁知那天毫无征兆地就死了呢？”

“这个……确实……离奇……接下来又如何呢？”

“接下来小老儿就和那郑新一同度日，由他来料理茶楼的各项事情，每天加班加点，还不用给工钱！开始还好，自从他又娶了老王家的姑娘之后，哇噻！整个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也！他个子也长高了，声音也变洪亮了，还时不时跟我发飙！最可恨的是，他趁着装修茶楼的机会，还偷偷地把我‘周家茶楼’的招牌换成了‘郑家茶楼’！”

“竟然有这种事？你当时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我又看不懂招牌上写的什么字嘛！后来还是有知情人跟我举报的才知道的，我一怒之下把我女婿告到了仁和县衙门里，哼哼，你猜怎么着？那郑新把衙门上上下下全买通了，结果一顿板子把我打了出来！我惨吧？”

展昭与丁二官人对视一眼，说：“很普通嘛！”“通过这个故事你是想告诉我们，不识字就会吃大亏的道理吗？”周老扑通一声跌倒在地，痛哭道：“不行！我就是很惨！我很惨！很冤！值得同情！”展昭心想：“这老头好生无赖！年轻时想必是个有名的光棍！”便问道：“老人家，事到如今，你又做何打算呢？”周老道：“我要在他们家茶楼对面再开一家茶楼！抢光他们家的生意！让他倒闭！穷死丫的！”丁二官人一挑大拇指，赞道：“好志气！难得你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有冲劲，好

罢，那我就借你三四百两银子，帮你重开茶楼！”周老闻听此言心中欢喜无限，当场就要丁二官人立下字据，赶紧掏钱。展昭道：“大家都是好兄弟，何必见外！难得丁贤弟如此慷慨，愚兄我也不甘落后，这样罢，我就来做个保人，担保丁二官人明天中午时分把银子交与你。倘若不交，就让他下雨天打不到车，情人节订不到花，去商场买不到打折货，大年三十吃不到饺子！”于是二人和周老约好明日中午在断桥边碰面给钱，他这才千恩万谢地一路去了。二人又尽力地把桌上剩菜吃了个干净，瞅个冷子哧溜就闪了。这也是展昭精通霸王餐之道，选了个门口边座位的好处。片刻后周老回来再找二人，被店家揪住了一顿暴打，那就是无可奈何之事了。

再说展丁二人出得门来，丁二官人皱眉道：“展兄！小弟我一时口快，许了他三四百两银子，明天要交不出来那如何是好？”展昭说：“贤弟，劫富济贫，乃侠客应尽的义务！今日我们既然要济贫，那无论如何非先劫富不可。我想那郑新既然 kiang 来了周老的茶楼，家中必然有些积蓄，我们去尽力劫他一劫，整那么几百两银子出来给周老也就是了。”丁二官人赞道：“展兄果然侠义心肠！那我们今晚就去劫那郑新！”

到了晚上，两人早早地换上了夜行装束，将身上各种装备一件件拿出来攀比赞叹一番，就已近半夜了。两人各推一辆独轮小车，一溜小跑来到了郑家茶楼，将桌椅板凳茶壶茶碗搬走了无数。展昭道：“好了，趁着天还没亮，赶紧赶去郊区，将这些东西脱手了罢！”于是两人推着小车连夜出城，将这些桌椅茶具尽都卖给了乡民，拢共得银六两八钱。丁二官人道：“展兄！忙活了一整夜，就这么点银子！到中午见了周老头，我怎么交差？”展昭说：“表担心！摆得平的！”

到了中午，两人前去赴约，只见周老已经在断桥桥头蹲了半天了。丁二官人将那包碎银子交给周老，说：“老丈！这银子给你，你拿去好生开一个茶……摊！”周老拿起银包括一掂尚不足十两，正要发飙，展昭跳出来劝道：“发家致富，靠这些就够！昨日我们深夜前往，将郑家茶楼偷了个精光，担保他今天开不了张！大叔你只要跑去他们茶

楼前摆个摊，那些来喝茶的客人就全都是你的啦！我这边还替你偷来了各色茶叶一大包，你整俩板凳冲一壶水就能开张啦，包赚不赔！”周老这才转怒为喜，收下银子和茶叶，飞一般地奔那茶楼去了。此后周老靠摆茶摊二次发家，买下郑家茶楼恢复原名，又将它改造为新一代量贩式茶吧，不仅引领了杭州休闲娱乐新时尚，而且有效杜绝了喝霸王茶的现象，为当地饮食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呀。此是后话，在此略过不表。回过头来说展丁二人，办下了这样一件大好事，心中甚是畅快，在杭州又结伴玩耍了几天。这天丁二官人道：“展兄！你我在此游览数日，这城里的大小馆子都已吃遍，眼见得是混不下去了。家兄素来仰慕展兄的为人，想敦请展兄前去敝庄盘桓几日，不知 O 不 OK 呢？”展昭心中大悦，暗自道：“等你这话好几天了！吃霸王餐有风险，还是混白食吃最为理想不过！”于是他笑吟吟地说了一个“好”字，却未曾想，他这一去茉花村丁家庄，竟引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导致展南侠的快乐自由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真是可叹！可叹！可悲！可悲！

噫！欲知后事如何？请赶快跟我进入下一环节！

## 第二章 丁老太喜得贤婿 展熊飞痛别单身

松江之上，一叶扁舟。一位剑客，独坐船头。他怀中抱着宝剑，仰头向天，口中吟诵道：“啊！啊啊！骏马呀！”

“打住！我已经跟你说过一百遍，不要再吟那首四条腿的打油诗好不好了，很没品味哪！而且我要再一次声明，这只不过是一条江而已，一条江啊！所以你也表再说什么大海啊好多水！”

“哦？原来是江？好罢，啊！大江啊～”

“噗！”丁二官人再也支持不住，一口鲜血喷出，咕咚一声倒在了船板上。却说那日他和展昭离开杭州前往松江府茉花村丁家庄，为图路近不走旱路走水路，没出半里地他就感到了森森的后悔：展昭那土鳖，不会游泳也就算了，他居然，居然从来没坐过船！没坐过船也就算了，他居然第一次坐船坐得这么 HIGH！他在船上唱歌！他在船上

跳舞！他还吟诗！最受不了的是他居然还把自己绑在船头，伸一只手出去玩水！他玩水！他玩水耶！

丁二官人叫船家凑上前来，偷偷问道：“船家，你有什么办法把他丢下船去，又能让他以为是自己失足落水呢？”船家面无表情地说：“我劝你还是省省吧！上船的时候我都已经看好了，那小子身上根本没几两银子！”“不是吧？”“所以说你们年轻人哪，办事一点儿都不牢靠！做咱们这一行的，没点眼力劲儿怎么行？我看你这笔买卖保准要赔本，喂，一会儿船钱可别想赖啊！”

丁二官人不敢再多说，钻进船舱，脱下两个靴子按在耳朵上，默默地忍受了一路。好不容易捱到了松江府茱花村，小船靠岸，丁二官人招呼船家买单，叫了两声毫无反应，回头一看，船家面孔僵硬，七窍流血，仍然在机械地继续着划船的动作。丁二官人赞道：“好汉子！比我能忍！”赶紧钻出舱来，喊道：“展兄！展兄！”展昭腰间套着桔黄色小鸭子救生圈，裤脚卷得高高的，正坐在船头拿脚丫子拍水玩，随口应道：“什么事？嘎嘎！”丁二官人指指船尾，使个眼色，展昭心领神会，赶紧抓起鞋子，随丁二官人跳上岸去瞬间消失了。

“展兄，这边请！”说话间，展昭和丁兆蕙已经踏上了前往丁家村的道路。“展兄，你看这条路，干干净净，平平坦坦，达到或超过了乡间小路的一级标准。它的建筑材料三合土，乃是用石灰、沙和黄土，按一比二比二的比例混合，用米汤、羊桃和藤汁精心调配而成，长期服用，有强身健体之功效！再看这路中央的行道树，仿照了西湖白堤‘一棵杨柳一棵桃’的做法，种的是一棵柳树，又一棵柳树！再看路两旁的灌木丛，看似平平无奇，其实里面暗藏玄机！”“其中有什么厉害的机关消息不成？”“不错！这两旁的灌木丛，每隔十步，就有一个自动浇水装置！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园丁就会一个个打开这些自动浇水装置，灌溉这些花花草草！要不它们怎能长得如此茂盛！”

展昭听了，赞叹不已：“好心思！好设计！丁贤弟如此用心，可是要打造一片水景山庄，吸引地产商前来投资么？”“非也非也，此乃

平日里闲来无事，随便整着玩的！房地产什么的，不 CARE！哈哈哈哈哈！展兄这边请。”

再往前走，只见每棵行道树下，均站着两条大汉。这一溜儿过去，一对一对的可有好些个人。展昭纳闷道：“丁贤弟，树下那些大汉，可是在乘凉么？”丁二官人笑道：“哇哈！展兄有所不知，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这里就有这么一条松江，这江上就有那么五六百艘小渔船，这些小渔船除了用来打鱼之外，还可用于交通、运输、居住以及水上抢劫，深受当地渔民的喜爱！而这些渔民除了从事打鱼、运输和水上抢劫之外，还常常为了争夺地盘而举行大规模的械斗，上千条汉子划着小船在江上互砍，何其壮观！”丁二官人顿了一顿，遐想了片刻当年的盛况，接着说道：“到后来，这些渔民就分成了两拨，以江心的芦花荡为界，约定彼此不能越界。这半边儿的二三百艘渔船，都是我丁家庄掌管，所以那些渔民的大小头目每天都来此处上班，顺便给这些办公树施一些新鲜肥料，帮助植物生长！”展昭听了，点头道：“难怪这些树枝叶如此繁茂！而且还有很浓烈的味道！”

又走一阵，过了一片青石鱼鳞路，两人来到了丁家庄前。展昭举目观瞧，只见面前好大一片庄园，正中间红漆大门之上悬挂一块匾，上面赫然写着“山！神！庙！”三个大字。丁二官人道：“这块匾乃是前朝古物，挂在门上很威风的哟！来，展兄请进！”

丁展二人走上台阶，将那兽头门环敲打两下，只见两扇大门豁然打开，哗！从里面涌出来成千上万人！展昭惊道：“我的苍天呐！怎么可能有成千上万这么多人！”丁二官人道：“夸张！一定是用了夸张的手法！很好，成千上万这个词儿用得很给面子！”再看那些人，一个个服装整齐，彬彬有礼，脸上带着热情洋溢而又不失职业化的笑容，一齐涌上前来。

当先一人管家打扮，手捧洁白的花环一个，朝展昭躬身施礼道：“扎西德勒！此乃茉花村特产的茉莉花编成的茉莉花环，有提神醒脑、驱蚊除虫以及掩盖狐臭之功效，请贵客笑纳！”说着就把花环套在了展昭脖子上。接下来一人书童打扮，手捧二尺来长金色大鲤鱼一尾，

也是躬身施礼道：“这是这边湖里特产的薄皮儿大馅鲤鱼，有清蒸、红烧、炖汤等多种做法，请笑纳！”说罢也把鲤鱼往展昭脖子上一围。接下来又来一位，护院打扮，捧着手臂粗细的一条大丝瓜，走上前来二话不说把丝瓜往展昭脖子上一栓，说道：“这是俺们后院里特产的大丝瓜，可以炒菜，可以放汤，要不晒干了拿来搓澡，很带劲儿哈！”余下众人也纷纷上前献礼，片刻之间，展昭肩膀上堆起了无数土特产品，将他脑袋埋了个严严实实。展昭扎了个马步蹲在那里，只觉得肩头上有千斤之重，脑袋埋在各种杂物之间，闻着茉莉花香、鱼腥味、绿色蔬菜上的农家肥味、丁家庄“双侠牌”特制二踢脚的硫磺味，头晕眼花，渐渐觉着快要支持不住。幸好此时管家找来一辆小推车，展昭一头栽上去卸下肩上无数物件，这才解脱。于是他在丁氏官人的陪同之下，一蹦一跳，满身轻松地走进门去。

展昭进了院内，只见房舍整洁，草木葱茏，俨然一派星级客栈的派头，忍不住赞美道：“好漂亮的庭院！果然是大户人家的派头！”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房子，现在正在申报松江府首批古镇名宅，初审已经通过啦！”

展昭一转头，看见那回廊之下鸡冠花昂首怒放，忍不住又赞道：“好漂亮的鸡冠子花！竟然引来大群母鸡上前搭讪，果然传神！”

“嗯！”

展昭再一转头，看到庭中立着奇形怪状一座假山，前凸后翘，眼歪嘴斜，忍不住又赞道：“好扭曲的一座假山！竟然还有一群家丁爬在上面假扮山贼，果然应景！”

“非也非也，那群家丁因为不满工资待遇，所以爬到那山上打劫过往宾客来改善生活！展兄请走这边，要走近了，他们就放挠钩了！”

展昭赶紧转过头来，见院墙边好大一块空地，期间摆放了柴堆若干，每一堆都有百来斤。展昭问道：“这么多柴禾不放在柴房里，摆在这空地上又是为何？”

“烤！”

展昭不解，转头问：“烤什么要这许多柴火？”

“烧烤啦！BBQ 啦！肉串肉筋板筋鸡心鸡胗鸡翅小腰子大腰子之类的啦！”

“哦！”展昭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火堆中仔鸡肥羊乒砰乱爆的壮观景象，悠然神往道：“好……好吃么？”

“赞！”

展昭点点头，一转头，问道：“啊！丁贤弟！为何我不管往哪边转，都能看着你说话呢？”

“啊！这个这个这个么……难道展兄此刻才发现么？”

展昭再一转头，问：“发现什么？”

“猜！”

展昭再一转头，说：“你看！我转到那边也能跟你说话，好方便！这样就不用老往一边歪着头了！”

丁二官人沉默片刻，然后捏着展昭的腮帮子，把他的脸扭向另一侧。

“你扭我的脸干嘛？嘿，把我的脸扭过来，我还是能看到你！”

“……”

丁二官人闻听此言，忍不住手上暗暗加劲，转眼间展昭的脸就被扭到了极限，再扭就要从头上甩出去了！幸好他及时醒悟过来，喊道：“我明白了！！！真相只有一个，你一定是分成了两！个！人！”

“对！”

“对什么对，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人！我是丁兆蕙，这位是我的大哥丁兆兰！”

“HI！”

展昭退后几步，打量着眼前的两人，只见他们从发梢到发根都是同样的乌黑润泽，再从发根到脚底板也是完全同样的款式，唯一的不同是：他们一个站在另一个的左边，一个站在另一个的右边！展昭揉了揉眼睛，又抽了自己两巴掌，定定神再看，果然是两个人。展昭心想：过分呀，为了抢多一倍的台词，分身这样的事情都做出来了！不

过会分身也是人家牛叉呀，不服不行！我也只好装傻充愣，顺着他的话讲了！

于是展昭笑道：“原来是兄弟二人！竟然如此相像，好巧好巧！”

一位丁二官人道：“我和我大哥是双胞胎，他只比我早一个时辰出生！”另一位点头道：“嗯！”

展昭心中暗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哦哦！两位长得如此相像也就罢了，竟然还是双胞胎！果然是巧中之巧！”

那两位觉得展昭似乎完全不理解双胞胎一词的含义，一时间又不好解释，只好找其他话题岔开，将他带进了客厅。进了客厅，霎时间，气氛完全变了：那幽暗的灯光，凝重的空气，还有端茶仆人诡异的眼神，无一不让展昭感到了杀气！是杀气！两位丁氏官人站在一旁交头接耳了片刻，然后丁二官人点了点头，叫一个小童从后面拿出一个包袱来，抖开一看，竟然是一把宝剑！丁二官人手持宝剑一步步逼上前来，狞笑道：“展兄！小弟有一事不明，要向展兄讨教讨教！”

展昭怕怕道：“虾米素情？你站那里就好，表再过来了！”丁二官人蹭一步窜到展昭身边，刷一声拔出宝剑，嗖一下递到展昭眼前，厉声喝道：“展兄！素闻你学识渊博，小弟这把剑乃是祖传，不知是何名色，还想请展兄替我喽西喽西！”那柄剑贴在展昭鼻尖之上，寒气逼人，展昭抽了几下鼻子，正色道：“丁贤弟快快把宝剑挪开，愚兄这就要打喷嚏了！”丁二官人赶紧把宝剑一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展昭噗地一声，喷出鼻涕星子无数，纷纷扬扬霎是好看。众人都心道好险，倘若喷上，这把宝剑算是不能要了。丁二官人又把宝剑递上，展昭接过来细细观瞧，赞道：“好剑！好剑！此剑乃战国时期欧冶子所铸，全套共有五口：大剑三口，湛卢，纯钩、盘郢；小剑两口，乃是巨阙、鱼肠。将这五口剑收集齐全后，去欧冶子后人处，可兑换‘五好剑人’金牌一面！”

丁二官人拍手道：“好眼力！果然好眼力！没想到这剑上铭文这么小，展兄在如此昏暗的烛光下也能看得清楚明白！小弟比展兄实在是差了那么一大截！”展昭谦虚道：“我主要也是靠摸的！”丁二官人

收起湛卢宝剑，又道：“展兄，听说你身边这一口也是绝世的宝剑，却不知道又是何来历？”展昭哈哈一笑，说：“我也不知！不如丁贤弟替我瞧瞧！”解下身边宝剑递了过去。丁二官人接过宝剑瞧了两眼，掏出一个放大镜来，将宝剑凑在烛台前仔细观瞧。片刻之后他哈哈大笑说：“展兄！好巧！好巧！刚才正说那欧冶子铸剑共有五把，我这一把乃是湛卢，没想到你这一把就是巨阙！原来是同一系列的，难怪我看设计风格颇有近似之处！这样一来，欧冶子五件套咱们就有了两件，集齐全套指日可待！”

展昭道：“这类收集活动必有猫腻，总有一款出品量少之又少，让人难以得到。再说那欧冶子后人也不知去哪里寻找，我看这‘五好剑人’的金牌，还素浮云了吧！”丁二官人点头称是，将巨阙宝剑交还展昭，又道：“展兄，江湖上传言你剑法天下第一，今日能否一展身手，舞一回剑让兄弟开开眼呢？”展昭连忙摆手道：“不可不可，没有音乐伴奏，无论如何舞不起来的。”丁二官人哈哈笑道：“这有何难！来人呀，COME SOME 不拉 MUSIC！”只见厅门敞开，乐队鱼贯而入，奏起了《春江花月夜》。展昭这下无从托词，只好摆个姿势，抽出宝剑，一手握住剑柄，一手搭着剑身，竖立在胸前。他屏息静听了片刻，找到了节奏，抱着剑悠悠然跳起了慢四。只见他左横并步、右横并步、四分之一转身步，慢慢快快，张弛有度，果然名家风范。丁大官人看在眼里，暗暗赞了一个“稳”字。丁二官人却不喜这等老年舞步，暗暗吩咐乐队指挥，改奏拉丁舞曲《拉契塔》。一时间厅内气氛狂野，众人纷纷将胯摆得咔咔乱响，再看展昭，却是充耳不闻，端着巨阙宝剑，仍旧在那里前前后后一转身地跳着慢四，步法丝毫不乱。众人这才知道他功夫已经到家了。

丁二官人一摆手，音乐停止，乐队鱼贯而出。展昭仍旧默默地在那里舞着，过了半晌，忽然“呃”一声醒过神来，收起宝剑，回来喝茶。丁氏兄弟相互使个眼色，丁大官人悄悄拉过一个丫环来，嘱咐她说：“请！”

片刻后，丫环请来了丁母出场。丁母颤颤巍巍地走到厅中，将展昭细一打量，俨然一个限量版的帅哥，禁不住满心欢喜，高喊一声：“亲家！”飞扑上来就要拉展昭的手。二位丁氏兄弟赶紧上前拦住，将丁母带到一旁，埋怨道：“老娘！刚才说好的，你要中意呢就喊他贤侄，不中意就喊他贵客，你扑上来就喊亲家，分明是不按牌理出牌嘛！”丁母道：“惭愧惭愧，老身见了展公子实在中意到 BIU，一心就想结这门亲了。”丁二官人告诫道：“矜持！要矜持！”丁母点头，于是三人转过来又见展昭。

展昭上前参拜了丁母，以子侄礼见毕。丁母问道：“展公子，可曾结亲未？”展昭道：“未曾！”丁母大喝一声：“好！”飞扑过来就要拉展昭的手。丁氏兄弟赶紧上来拦住，把丁母摁在椅子上坐下。丁母此时心情激动难以抑止，一叠声叫道：“快去请你家妹子出来！跟他比武！跟他打！打他！打！打！打！打！”

展昭唬了一跳，一拉丁二官人衣袖，悄悄问道：“莫非是老太太瞧我不爽么？”丁二官人笑道：“非也非也，老太太对展兄中意得很呢！因我们丁家乃将门之后，故此小妹要嫁人需得比武招亲，不打不行，展兄你切莫多心了。”展昭点头道：“哦。啊？！！比武招亲？？”丁母与丁氏兄弟三人瞧着他，一味嘿嘿地狞笑，笑得展昭浑身冷汗乱冒，还感到了强烈的尿意。好在他也是见过阵仗的人，寒了一阵渐渐定下神来，问道：“丁贤弟，不知令妹是何模样？”

丁二官人道：“我那小妹，穿着绣花大红小袄，系定素罗百折单裙，头罩玉色绫帕，更显得妩媚娉婷！”

丁大官人：“美！”

“只见她怀抱宝剑，抢在东边上首站定。展兄你呢，只得在西边下首站了。双方四目相对，眼看一触即发！”

“FIGHT！”

“两人你来我往，战了多合。忽见展兄用了个垂华势，斜刺里将剑递进，搂头便刺！”

“惊！”